

10: T 5422 13263

~~5428/3263~~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李超無問劍集序

歲往浴佛有驅烏湯刺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
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
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閱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於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曰先生言俠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粹未可除因而說劍爲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

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已雄然冒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清也曰業已去書生爲頭陀去頭陀爲將軍弓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訣之余笑而問曰旣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吳人而知于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

俱入冶爐中而劍就于將夫妻不能自投斷髮
翦指而已今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日
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日子謂必夫妻而劍耶莊
生說天子之劍裹以四時以五行論以刑德
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然者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列子所稱視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
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
人生嘗斬髮而爲僧亦知有不殺人之劍乎殺
人者非劍也若吾豫章之劍能于斗柄成蛟龍
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爲生道也因爲問劍答
而弁其詩

耳伯麻姑遊詩序

世總爲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
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愴蕩人意歡樂舞

蹈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予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卧痾罷客忽傳綏安謝耳伯遊麻姑詩數葉諷之古漢魏久無屬者耳伯始屬之溶溶英英旁魄陰燿有駘蕩遊夷之思可謂足音空谷循後有詩導一章疊疊自言其致亦神

情之論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盱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爲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爲耳伯叙此

學餘園初集序

先王旣往而鐘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漢以來至於勝國冠帶之士閭巷之人或鼓或罷或笑或

悲長篇短章鏗鏘寂寥一觸而不可禁禦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絕而爲此固足以傳通之以才而潤之以學則其傳滋甚然以今思之亦其時然也悲夫今之人得而爲昔之人與吾衰且敝年十五師徐子弼二十友師惟審講古今文字聲歌之學至於今可謂劬矣觀歷遊處感發而攄懷亦不爲少然反覆自循終無

可自好爲成者以吾之情不減昔人將才與學不能有加於今之人也與托未契於後人予將老而爲客遂有毛伯丘君頓致此道蓋其去諸生成進士也財一期以餘有慈氏之喪歸而除一園以居也殆半期耳而總其長賦已成四五詩凡百篇他文字稱是嗟夫風煙草樹山川愉愠之情行者居者各得而習之至若其鋪張摘

挾時物之精熒人生之要妙盡取而湊其情之
所得至者雖學士大夫或拄口喑舌而不能吐
一字丘君乃能出其數千萬言縱橫流離磊砢
層集無不如志比其成也曾幾何年幾何時而
學餘園初集固已風馳於天下矣夫以予之晚
悟而早衰無所可至以天下學士大夫所不敢
易爲鋪挾者而毛伯君獨能爲之將其才與學

有異與一觸而不可禁禦者與然則予有不遜
而托焉者與蓋君與予友人鍾陵李乃始皆吾
家霍林公前後所進士廼始之於斯道也久其
所師友又畧與予同其亦有悲於予言也夫

太學同遊記敘

今上八年吾師四明戴公寔臨太學公誕乾坤
之郁秀山淵之氣仁義中和粹其躬詩書弦勺

藻其物意念良深興屬甚遠八表之士靡不裹糧負笈蹴屨摩袪爭來太學至若行綴之曉授書之晨儻踰焉聶噎焉退則連袂而趨比席而誦者真若雲鴈之儀霄雷蚊之響沛也是時偕計之哲同遊者得若干人越蜀荆吳俱江漢之靈采周韓陳蔡有汝潁之風流煌煌濟濟肅肅雍雍殆庶不足容其德抑末不足儷其文語語

則德在其間事事則政乎何有人分四科之目士遠百行之疵俱吾所願從遊瞻依大聖者也嘻哉委運不如繡幹與彫花形照投榮有適文茵與隈落殊隕非所語於蘭言庶以明於蒞漬夫聲應則有敬羣之樂迹遠則有睽孤之疑同人者匹以鷄翰獸自者憐其夔足愆儀貴其攸攝儒行徵其流言至若偏其反而緩急時有載

其半矣仁義何常故有急難之嘆奔走之交西
河夫子慊其離索東漢諸君隆其濟挹厥有由
也夫高惠神求猶云尚寐巨卿遠送曾爲未識
然且宛變酬懷徊皇就義况乃負墻於一師營
道而同術都養者蒸然接爨學市者闐然讓售
斯其契欵何止夢寐之遊冥邈之寄而已乎然
或枯生不殊於炭燥濕曾不如銅忘情舊谷之

鶯媚好新苹之鹿靜處則不如友生時移則或
爲小怨致有奪符之恨絕無班荆之救雖復齒
爲諸昆何異路人乎若乃郤同門以妬真緣彙
征而進否亦非大學蒸糲之意戴公提拂之心
也二者諸昆何有焉若如僕者或語或默載沉
載浮未能純經式訓將恐如孔子之斲觚也然
遊太學至久師董余公吳周公次師鄣許公豫

章張公俱提上聖之姿立弘獎之教維時人士
波湧然無記牒久而遺忘固人情也身自不然
每送抱於風塵或興懷於月品金陵方岳璧水
圍橋前與三萬人遊衍其間至今緬挹未或能
忘閱人爲世翻成撫心也諸昆今日疏列同遊
里氏豈不善哉各勗清時無忘戴公是爲序

二周子序

原夫雲書皎判開玉壙之冊奎璇發采繚玄扈
之文遂踰繩契競寫編謨上起三王真誥下底
百國春秋肇表天符撰雜人理徵存會泯徒淡
緬邈之思而已蓋自皇訛帝矯王煩伯瘠緣是
影支離於多迹聲咬澆於不穀弘道君子閱其
若斯厥有史儋厭周藏之浮蕪滯秦關而強著
明竅妙生死之徒兵政王侯之決百有餘年通

靈闡釋仲尼年十七歲卽授此言布衣養徒衆
三千問答增損成其述作至天道與性終不得
聞也兩者絜之象帝之經特筌靈杳素王所說
務存乎昧嗣是而作分總兩流矣然皆和疾不
倫形影相難弟儒兄墨能無憮然歎我明二周
子連軒大志比作二書一曰蜩笑一曰何之畔
大地之清奧抉死生之靈詭拔玄釋之義根綜

斯人之條貫評往則死者有知徵來則聖人復
起人位並美必傳無疑功德如斯兼言不朽盛
哉是時長公尚璽南都忘年大學授而序之余
素無老子之恍忽兼乏孔子之中庸不在能言
之科粗標著作之意千秋讀二公之書者庶亦
明余是爲序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楊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音德蠶叢之區
耀穎峩眉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
挾藻天漢騰輝日匝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都之
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涼年獻歲
首夏兼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
羣公飲帳遊子河梁寫離別之奇聲究登臨之
遠致他若應真東遊雲氣西往懷仙緬竺類有

玄言沉靈激韻靡非清嘽吾友帥機最愛上林
甘泉洞簫諸賦嘗曰蜀有楊君世不減風流矣
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蹈正砥志雲屯乘
潛雨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
技楊君之業蓋不在茲楊君有言相如惑於玄
龍吾家子雲濡於紫繩子淵隨於碧影他雖有
技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揚君之趣矣然其擗

管才情並詣亦安可不傳也余輒弱之資興屬
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情途希覲之品焉
得咏淵作敬敘而歸之梓矣

吳越史纂序

赤城劉生集春秋吳越事爲書甚具而數以意
相繩引甚嚴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
之際兵之所繇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

輕泰伯虞仲被髮采藥蠻荆荆人悅之因以爲
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
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
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修短不一姓然大
勢可覩矣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關河延博重靜
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興泰伯兄弟三讓至德其
後闔閭等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

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挾子胥之目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入王而氏羌入氣常然也地勢吳爲喉越爲尾爲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子王子搜所以不願爲君耳范大夫似有道術存吳而去亦未爲不存越也因生有奇漫而及此知我者其云然耶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於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旣其實云王之勇於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

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
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
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竝郭而
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
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
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
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

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
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
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
叔姪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略雄遠非可猝
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竝以詔還王以偏
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佻而逞
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

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
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
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
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
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
總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
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
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
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春秋輯畧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吾師明德先生
時提仁孝之緒可以動天融融熙熙令人蓄焉
有以自興春秋末之有詳也桓文之事仲尼之
門無道者春秋時有褒貶非所雅言杜君與予

同師其於春秋也有師授耶春秋一孝經也孝
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庶人皆爲分明其孝曰
資孝以事君而敬同春秋多嚴君之義周公以
父配天孔子以王係天所謂其敬同諸侯卿大
夫有事君不忠者非孝也五刑之屬三千無大
於不孝者春秋其刑書與蓋至孟子以幾希別
人於禽獸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叙君子存

之者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世者有虞氏三
王孔子也孔子存幾希之性全在春秋故又曰
春秋盡性之書也君子存之天下有孝子忠臣
庶民去之天下有亂臣賊子亂賊興而小人之
澤亦斬矣得春秋爲之懼而澤存得孟子辯無
父無君者爲禽獸而春秋之義益存忠孝同春
秋一孝經也安見明德先生言孝經非卽言春

秋與乾則雲行坤則履霜氣一而已杜君春秋
分隸五倫終以天應近於志氣交動之說其於
先師仁孝動天之旨不遠吾有取焉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於言誠不能無
概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瑰曲
折者大氏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

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
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
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
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屬
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
焉 國初大儒彞鼎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
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

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
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
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
明白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稗雜以
是爲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
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
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

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爲有起衰振溺功王
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長此安極
且吾先公四世文林齊量二公爲法已久不可
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淹
於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
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
以櫟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

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爲文封奏志序記
牘歌咏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溢者勢而延豫
者情叩切者聲而流蒞者致賅此五者故幅裕
而蘊深公之所以爲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水淵
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爲火雄精足以
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
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如蘭一集序

詩乎機與禪言通趣與遊道合禪在根塵之外
遊在俗黨之中要皆以若有若無爲美通乎此
者風雅之事可得而言余宦遊倦而禪寂意多
漸致枯槁于四方人士所作時一過畱弗好也
而東筦鍾君宗望遊越中來臨偶以所自爲詩
質焉殆雅與遊道合者凡遊遊于聲實之際而

止宗望秀于才常爲廣州諸文學冠以其先人
樂華君起名進士出館閣能讀父書足可優游
待舉睠此長遊者何也將江頤間人士多其家
門生義故公子微以是游耶其友帥生從升從
龍知之曰今宗望之游若爾則世之游閒公子
耳似殆有不然者其爲人貌沉而氣疎幽然頽
然好欲與天下山川人物相駘蕩當其所愜布

衣蝦菜可以夷猶歲時其所不欲非可餌而止
也蓋宗望之見趣有殊絕世之聲實者予聞而
唉曰深于遊道也乎詩道也悟言一室之內旬
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歸通之若有若
無都無遲疾欣厭之累於以眷節懷交必有不
推排而齊一雕飾而秀者南中之美何必翡翠
明珠茲且以巴丘小華山存王子晉笙鶴遺跡

欣然慕之此其爲詩與遊也殆益僂僂矣

讀漕撫小草序

漕撫關中李公道甫初以東南南海警開府維揚海波澄謐而稅使乃始稱詔橫亂徐沛吳揚之間皆公履也其爲夷戮甚大非迅鬪所支公能以筆墨口舌動主上黠者暗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味而天下之要脊處也五方

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爲命歌謠萬里此亦足以控厄乘流發決英雄之氣矣當是時公亦欲以微罪去舉朝爭之天子若爲不得已者而盡其用居之淮筦天下金粟之運所上下疏奏教答委積至若干卷蓋政成而思其所嘗遊逮於余以相示也受而讀之大者力奮其身號怒戲笑與中貴人相橫決爭數千里之民命貧

者徙者可以復業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亂可
以止所謂社稷之力臣也夫功有所自成而
力有所自積小夫慙臣之徒其於天下事潰敗
無足論者蓋亦時有有力人矣與之扛千鈞之
鬪探豺虎之穴旋轉噴薄而無懾使之提細物
抵蜂蠆或反倉卒頽破螫觸而無當何也以爲
其力無所用之也夫力豈有異哉用之則大可

以全不用之小可以敗用世之力亦何以異此
公疏奏文檄中大者所謂舉鈞石而當猛鷲瞋
喝示武嘻喙示閑英雄之槩有固然者至其所
爲繩墨吏士罰筭以上未嘗不親極其微渺出
入之情而誚責所治於罷士細人拊循收恤無
有二也孝敬中行之理時取以生其善而滅其
詭單語微詞皆有法則氣整而味平此有力之

士所爲常器小螿無所屑意者然則公之用力於世者豈有餘哉教義刑名不爲小而河渠盜賊不爲大公所以收百萬士民之心起百十吏士之氣而感動天子擊折亂倖至十疏以去而滿朝爭之天子終不聽公去更以委重者豈非力之有所積而功之有所成哉臯陶言九德之行曰亂而恭剛而塞恭固可以治亂而塞

所以積剛彼亂而訖以不治剛而不至者無所積而空以才氣相急也吾嘆世之稱公者在彼不在此而以震耀其功公蓋有德者也

岳陽王氏宗譜序

蓋余友金壇王君應嘉學植而樹敦有大姓法度游十年矣時爲言其先世父叟孟燁之賢給事南省中大論嚴相國僉山東憲清嘗歸至淮

揚間絕食終無所餽受能古文辭其鄉里附邑
故多豪至言歿孟先生意未嘗不下也已而得
高陵呂先生柩所言王貞立標從其游曰行在
孝經矣經云居家理可移于官貞立因瞿然贖
先人墓下田以其一祠而食其旁兄弟三至封
視壙外松竹無不躬親其至性也夫岳陽諸王
有先乎江左而後祖瑯琊太原子之先何也

曰是吾所不能祖也吾所祖者宋慶曆皇帝時
進士存存子咸寧尉康康孝子也是爲岳陽諸
王又四世而義公兄弟分烏以入於明雖吾城
中王皆其後也已
有過之而相誰者矣夫慈孫
翼子於世次身所逮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
居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世以上非
國家所
護其存廢轉止不可不記也故君子雖愛宗常

毗於其近嚴祖常窮於所不知吾不祖江左以
來不可爲不嚴祖也齒城中諸王不敢親所以
別宗也無言遠者岳陽非伯父燁祀幾無以祿
者如此是存之忠不著也非大父標祀無以田
者如此是康之孝不傳也夫田祿之不時而忠
孝無所續則其宗不可合宗不可合則雖吾岳
陽望後懼且有相誰之日也吾安知瑯琊太原

余歎曰行子之言其亦可以宗矣因取而書之
岳陽諸王籍之首

義墨齋近稿序

凡爲文苟有材力志意之士咸欲有以傳其人
傳其人而不有以出乎人雖窮歲年謝歡昵疲
形焦思以文之猶弗傳也故士之有所爲于此
者必皆以出乎人爲心然而環視天下之爲此

者亦衆矣其材力其志意翩翩焉兀兀焉捷疾而爭高巧質之相乘玄思之相傾卒未能有所出也嗟夫古文詞不可作矣今之爲學士本業者而欲有所出乎人其亦且奈何哉雖然就其相乘相傾之處而盡調其無所出乎人則是世無人也何也舉天下之士奉其材力志意而畢爭於此然則今之世所爲出乎人而庶幾有傳

焉者其亦可得而槩矣蓋余所聞見天下士時日有之屬者得石首王生天根來與起居浹旬視其材力志意超然溶然歸於大雅吾里居十數年未嘗見士如此其達者也古書傳余少壯所涉貧病衰落皆已忘去生時時爲我舉誦本末慷慨流連之際至不容聲與論詩歌曲度能悟發于音外之音致中之致至於今昔賢豪進

退之故亦能舉其形勢而衷其淺深蓋生於荆
爲望姓世多達人而身復明裕英好全楚高流
無不爲生握手者天祿承明何地顧不宜早有
此人哉閱三十而未仕于昔人爲早以生之達
而當于今亦可謂之遲遇矣天下士惟無材力
志意而止耳有之則常泛濫於兼爲而遷延其
本業若然者亦非世之所得而遇也生得微類

是與乃大有不然者生告我曰某稚也穎而橫
家君教以自成其文無所取故常爲作必奮切
鼓蕩絕人而後措一語友生譏之曰此豈以傳
者耶冠而病殆死起而曰吾知之矣自有此技
以來精竒恢詭之作宜與古風雅並傳何得悞
心自智而不一縱觀旁薄今昔乎乃誓以十年
之力收拾導擇證據批摘彙之如品唐詩者凡

得文萬篇當其時兄弟三四人坐一小園中分
櫺而閱之鑿垣而饋凡再月一朝嚴君更番者
數焉而乃得其所以爲文試一題至累日不能
下汪然若有遭隕然若有忘若此者之於本業
也亦可謂窮歲年謝歡昵疲形焦思以爲之者
矣而近得文若干首此若干首者知其于世所
爲復何如也余聞而悲之亟取視焉文雖不多

而一篇之中斷續起伏流變處常有光怪其所
欲言則反覆痛道詳麗轉致若與曉人良晤期
于傾盡其所懷而常若有所不盡其所不欲言
則衍案掩抑寥戾稽詰如與陳人道中莽蒼數
語而意態常在所言之外此其中倘亦音外之
音致中之致與非有十年之力銷鎔萬篇宜不
及此余樂之甚錄示兒開遠等而稍爲點其煩

長者得九十餘首傳之嗟夫生蓋有所出於人也乎

恣忠制義敘

通一
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在氣
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
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
然以三千人涉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貽聘

而不敢正視然竟以躡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
諸葛武侯精其技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
漢中夷陵一步窺長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
勝也天下文章有類乎是莽莽者氣乎旋旋者
機乎莊生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天下有中氣
有畸氣中主要而難見畸挈激而易行氣與機
相輔相軋以出天下事舉可得而議也吾以爲

二者莫先乎養氣養氣有二子曰智者動仁者靜仁者樂山而智者樂水故有以靜養氣者規規環室之中回回寸管之內如所云胎息踵息云者此其人心深而思完機寂而轉發爲文章如山嶽之凝正雖川流必溶消也故曰仁者之見有以動養其氣者泠泠物化之間疊疊事業之際所謂鼓之舞之云者此其人心鍊而思精

機照而疾發爲文章如水波之淵沛雖山立必陂陁也故曰智者之見二者皆足以吐納性情通極天下之變下此百姓文章耳蓋日用飲食而未嘗知爲者也余與懋忠尊人景岳先生學同校宦同地最久懋忠因時時過而論業焉殆數年于茲矣未嘗不以氣機二字相屬而近讀其所奏文章三十篇則兩者俱來矣勃律曄曄

其高華之執也天紹汪洸其長廣之思也捷疾
倏爍不傷于法增積委磊不傷于神殆久于山
水動靜之意而庶幾焉者懋忠爲我言曰生意
所欲爲固不止是時時讀書爲人間事所廢不
然殆有進而可以當先生者然則生之所以養
氣發機者得微有偏智之累乎雖然持此三十
篇者正正堂堂與天下智計之士奪蠹而舞江

以東不足爲也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玉茗堂全集卷之四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蜀大藏經敘

大藏經乃迦葉尊者文殊大智閔眎笈文紐玄
撰極蒼品佇其淵色眷屬皈其檀度所以拯接
根蒙圓明竅幻者自周昭掩宿而後莫與倫采

矣象帝標玄竅之觀似已涉其空實素王開貫
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則縱而荒竄儒則拘
而齷宇明虛者傷華辯之雕守殘者慮小言之
破由斯以則殆邈絕於西音矣是以晞法空之
所泯則形識俱遺屬一多之所冥斯性塵並杳
若乃波想者夷陸顧杭影而每遲熱愛者焚和
渴涼雲而已後故旋因慧業非竟證之所圓細

滑聲香非等觀之所外至如報身六道本屬未
來解難千聲寧容勿怖良以惡趣易淪身器難
拔是用垂心巧趣畧影神通緣度行而立方非
至人之通喻也茲理虧蘊茫無叩擊南北二都
間啟玄集等趨諷論曉不舉翳旋爲疑法悟不
真修增名佞佛中土已爾况在遐徼今蜀法師
某體西方之秀氣發南瞻之勝心出身許道化

物爲宗倡自蠶叢來購龍藏過明月之峽則戒
景夜淨度神雲之觀而空華曉廓振策輿井之
區止筏玄枵之次泛綃川如淨海跋翠危若平
道往返如斯卷笈無恙蓋亦諸天冥贊龍神合
擁靈契如斯顯閱矣實賴復城楊公江漢育其
英潤大塊資其玄量淡心不二鎔想第一前現
宰緣而試諦今托郎潛而精進感彼西來之意

都無上慢之心并力經營平標旨格威儀功行
可爲讚嘆者矣如某者雖轉迹於風埃實韜懷
於月相流慈善友非今日矣丙子朱明謬繙經
於長干故寺巳卯玄朔黍升座於清涼勝墟今
已翦情嚴律含識無學間以微言相約不欲雄
機接辯矣偶鑒往僧之勤苦奉揚公之弘施復
爲趺揚首義於多寶之窟聊抽寸珠香藥之林

仍念片葉度西方大衆啟軸知歸獲以嗣宣闕
韻普餐力味龜城淨爲鹿苑峨眉升爲鷲嶺非
弘願與至於單繹是正廣繕別本使四部恒流
三災不壞是在善緣引領禪悅

五燈會元序

達磨西來掃滅文字五燈出文字復爲祟矣大
都此方教體最伊聲聞而支那傳心文爲結習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能道人得法黃梅初心
亦用金剛語證入文字亦何負於此方哉慧經
其能道人後身耶誕生時已感經聲而來啟悟
復從應無所任而入及其了徹乃證入杉山不
思議境夫杉山馬駒下人始終證悟與曹溪若
合符節其爲能道人再來無疑刊五燈會元嘉
惠承學用熟來因耳莊語火傳佛心燈傳燈燈

相度今之爲燈光者非昔之爲燈光者也而其
爲燈明一也向使佛心可傳則三藏亦是如不
可傳文字不乃爲祟耶嘗謂迦葉拈花別開一
路持衣示信祇因此土文習業深因緣依文不
捨故其五葉兒孫惟用一翻字法門掃除文障
直指心地法門其於文字蓋亦無幾矣而見色
聞聲見聞爲倚至臨濟捧喝一施生死本除故

口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旣已擣
穴焚巢豈非祖家一快而狂慧一啟真贗轉紛
不得已分其正偏別其賓主用寶珠而酬王子
以茅土而賞勳臣嫡庶之分旣嚴真僞之差始
現則雲門法眼之苦心而曹洞以來不失之家
法也若如僞仰父子默相指授以忠國師三十
六字傳心其事類漢唐之護秦璽實乃周孔之

守義盡耳既使文字之徒無處住足亦令捧喝
之流無從下口而獅乳醍醐始不爲馬駱牛漿
溷立法至此辯統益嚴究其指歸要不過一直
指心地法門而已故曰五燈支子不過用一翻
字法門卽有強項魔王痴心調達跳出五燈之
外不殊一鼓之弄琵琶乃知文學盛則律嚴律
嚴利用解故有契北之街頭少林之酒肆解慧

學盛而解復狂解狂利用肅故有神光之定業
神秀之北宗嗚呼解之何心肅之又何心則釋
迦支吾當塲弄醜達磨伎倆魔魅兒孫南北二
宗可會其元直向文字堆中蝕穿故紙淡山頂
上坐破蒲團亦與契北示現之一燈明耳經之
言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後有閱五燈會元得
其眼者乎慧經之報佛恩不虛矣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
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
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
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
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
能衆亦不獨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

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註括帖不得
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
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沒于校試之
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
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
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
無所練濯匈腹無所厭餘耳目旣吝手足必蹇

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十歲恣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迤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顛

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舖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紆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蚤爲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佇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爲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

甚充顏色甚悅綬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焉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興不可迫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旣以當塗令高第爲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

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旣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爲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耶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攬秀樓文選序

蓋嘉靖後二十年中南州文學士輩出司文命者又雅意臨視之精其教而美其食士各偉博

通遠自好文無慮數十家名公卿郎吏二千石
賢豪好修之士多在焉易同人而後大又曰大
而後可觀此一時也後稍教養衰替士各爲學
而陳鄧二公自以制舉義爲天下第一陳公猶
有他文字十數篇鄧公獨傳試春官七義耳聞
之鄧公多閉閣自證其理理爲通物或同學而
求或獨造而致大于材石正于品固無異也嗣

是南州數君子相與講習其風不絕余每如章
門前後旅進就業者往往而是會攬秀樓中甚
盛積文字三百首登覽餘閑時爲裁定點正蓋
同而大大而可觀又將有在于此夫豫章多美
才江湖之濱無不猥大常然矣顧其中有負萬
乘之器而連卷離奇有備百物之宜而爛熳歷
落總之各效其品之所異無失于法之所同耳

已况吾江以西固各理地也故真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適法以盡變常不定不可以定品變不盡不可以盡才才不可強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必狂狷者矣語之于文狷者精約儼厲好正務潔持斤捉引不失繩墨士則雅焉然予所喜乃多進取者其爲文類高廣而明秀疏夷而蒼淵在聖門則曾點之空窠子張之輝光于天人之際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窺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無詭于型無羨于幅峩峩然颯颯然證于方內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茲于先正所爲同而求獨而致者或不至遠甚名公卿郎吏賢豪好修之士時而試天下第一者將有在與嘻此諸君子所自爲豈世目所得定也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
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
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
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
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
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

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畧施數筆形像
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
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
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
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
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
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

古宥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張元長噓雲軒文字序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爲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爲者則乃其性少靈者與老師云性近而習遠今之爲士者習爲

試墨之文久之無往而非墨也猶爲詞臣者習爲試程久之無往而非程也寧惟制舉之文今勉强爲古文詞詩歌亦無往而非墨程也者則豈習是者必無靈性與何離其習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習則必有所有餘餘而不能鮮故不足陳也猶將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蓋十餘年間而天下始好爲

才士之文然恒爲世所疑異曰烏用是決裂爲
文故有體嗟誰謂文無體耶觀物之動者自龍
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
自爲龍耳近吳之文得爲龍者二龍有醇灑豐
燁雲氣從滃鬱而興幽毓橫薄不可窮施者錢
受之之文也有英秀蜷媚雲氣從之天矯而舒
凌采傾洗不可測執者張元長之文也受之之

文已貴獨元長廢然家居尚未有貴而獨行之
者山東王公又新爲常郡理得其文愛重之馳
以示予讀之旣嘆曰所爲文目天下之至禱而
不可厭也出入元長指吻間而天地古今人理
物情之變幾盡大小隱顯開塞斷續徑延而行
離致獨絕咸以成乎自然讀之者若疑若忘恍
然與之同情矣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則元長不

嘗試爲墨程習乎曰彼以靈性習之者也度其
十餘年中習氣殆盡故伎巧至于斯善乎王公
題其文曰嘯雲言嘯氣成雲也龍也龍何習哉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竒士士竒則心
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
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

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
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
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
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
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
意誠欲憤積決裂挈戾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
極以開發於一時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

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於微眇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詞以立意爲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粲然而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刼牯案衍固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竒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蓋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於大

道善爲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爲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爲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多疑霍林先生好竒士乃不類其所自爲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爲率天下士哉願士有所謂竒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汪闡夫制義序

說者云舒攬寧實蚤慧其家司馬故晦之以神其事夫以攬寧之大對其援古昔切時世有學究老吏所不能說者良不妄以予所聞汪闈夫何年少而多竒也其爲文竒肆橫出穎豎獨絕旁薄而前天下莫能當闈其家太史故欲爲晦闈扃之深室寘書數萬卷絕不通賓客度非太史不能成闈夫矣雖然闈夫之光故自難揜賈

生弱冠吳河南舉秀上闈王僧虔弱齡袁司徒望風推服世患無吳表耳此道父不能譽其子亦安能闈其子耶風胡之治劍也百辟而成之秘不以示人而鋒芒睽絕迺至于斗截彗飛鳴吳出楚其秘之乂也玉人之攻玉也百琢而成之不示人以璞而精華流炫迺至于晁采宵光城秦國號其藏之乂也闈夫之秘藏乂矣太史可

出以示人矣

陽秋館詩賦選序

夫有盡者生之所資無盡者性之所愜居室餽籍所以資生山水咏述所以愜性滯所資之役遺所愜之契則謂之世人盡所愜之期遺所生之累則謂之出世人兩人皆殉而趣度杳絕聲音粗妙亦隨以移差易了耳隱世人之迹明世

外之心托居室于山水遲餽籍爲咏述凡夫藩飾之具代耕之物就之則羊羶可厭棄之則鷄肋可惜勉身和就疑志或躍憤懣旁午鬱撓漏射精發越于興居思沉迴乎往復若援曲匏而盥嘯洞疎琴而切迭礪硯宮商之內灑灑羽角之際自名一家足稱高士集者則吾兄帥惟審耳惟審成童舉于鄉逾壯始成進士除縣長不

拜掌故汝寧遷太學正主虞部事乞南至膳部
郎滿歲出守思南謫分齷於越量移鄴郡丞復
拜南北部郎引病自免君慧敏純固特于討論
一路暎發探結亦復好之下帷佔畢至忘馬色
行路思惟或墜坑塹博物精理代欲寡貳加以
嘆世慕古長想遠思口不談阿堵之事手不執
琉璃之器聲響兼絕枕席鉛槧酬名理則至暮

忘食啟時勢則白日欲寢旣以遊宦曲折感槩
遂多小楊墨而無讓非湯武而不顧阮嗣宗愛
東平士風張思光喜晉平間外然而金張靡托
年事漸往衡泌稍葺糧藥粗立哀樂之外無復
措意先有集若干卷龍蛇在歲被病息夏會予
歸自嶺海謂曰千秋誰知定吾文者可謂知言
余集子其定之乃爲正定若干卷君復閉戶精

削減前十二三稿就而卒卒後十年桐城劉君
燕及實來茲歌茲暇欽企舊德命刻以傳因爲
論之江湖以西柴棗令友顏謝之間當改革之
運委志不仕義取素賁和澹蕭遠固其獨致而
思南君性寄凝藹運直休泰散郎荒牧雅足流
蒞資生愜性不至睽裂故可以吐朝市而納臯
壤憎寒暑而便清燠年德轉升望實弥定深穠

澹藺率境而成顏謝之間柴棗之後一人而已
然陶集恨少帥集恨多少則人不知富多則人
不知貴千秋予言固當有會耳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記有之入其國其人潔淨精微深於易者也溫
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如此則其人易知矣孟子
言尚友古之人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今之人

以詩相示誦之則其人亦已可知矣乃古之人
若有其詩可誦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論
其世而後知夫世之爲世古之爲古也古之爲
古卽其人之所以爲人也故夫論古之世而後
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
以有其世故孟子曰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
人也明德夫子之巧力於時也非所得好而私

之其於先覺覺天下也可謂任之矣而冲焉若
後覺者其所與人蓋已由由斯而又非有爾我
不相爲免之意殆時爾耶吾遊夫子之世矣所
至若元和之條昶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虛而
滿於自然也巳而瑟然明以清夫子歸而弟子
不得聞於斯音也若上世然矣夫子在而世若
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沒吾觀今天下之善士

不知吾師其爲古之人遠矣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而師之卒也以學易其淨以微亦非世所能知也淨故厚微故柔雖然論其世知其人者亦幾其人哉則亦誦其詩而可矣

徐司空詩草敘

余待詔容臺署中六月苦暍甚無可如何迺託養病號沈响用避兩都之患也而同署徐敬輿

君求我於僻劇譚逾晷矣袖出一篇投淚而視余曰此先子司空大夫之什也不敢以行於世敢以藏諸宗當爲令而梓之君爲言其首余讀一再過嘆詔之曰余見今人之詩種有幾清者病無有者病濁非有者之必濁其所有者濁也杜子美不能爲清况今之人李白清而傷無余嘗爲友人分詬而作詞因知大雅之亡崇于工

律南方之曲刊北調而齊之律象也曾不如中原長調庵庵隱隱淙淙冷冷得暘其才情故善賦者以古詩爲餘善古詩者以律詩爲餘君之先子唐人筆也然宦遊酬對多爲律詩所以芳華微吐藻實猶蘊大抵擬工于杜而清勝之其孟浩然劉長卿之亞也當亦有從聞詩者歟君愀然曰受大父教因出其大父白谷先生之誦

餘讀騷經爲閨賦者也又經與其弟魯源先生沉繹古學詩思醇深余嘆曰靈根濬源司空大夫上有父下有子子爲人復端亮而仁孝大夫爲不亡君絜欵而謝日子之言可以引矣徐生出門余復謝客

金竺山房詩序

詩者風而已矣或曰風者物所以相移亦物所

自足有不可得而移者十三國之風采而爲詩
舒促鄙秀澹縟夷隘各以所從星氣有直水土
有比宮商之民不得輕而徵羽明條之地不得
垂而聞莫此儀所以南操而鳥所以莊吟也江
以西有詩而吳人厭其理致吳有詩江以西厭
其風流予謂此兩者好而不可厭亦各其風然
不可強而輕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風足以有行

于天下若夫金右辰之詩有不正一其風而兼
兩者以究焉唐貞元以後言詩而相遜焯李杜
止爾予觀右辰才氣淳積崑崙瑰瑋延衍魁然
其大而不可以細視也又兀乎其竒而不敢以
正視也想其含吐揮設之際思緒興寄雲湧而
興颺發而成如萬竅倏厲倏濟騷騷而于于如
屠坦一日解十二牛四顧滿志誠有隴西不足

爲其輕少陵不足爲其重者嘗戲之曰永新山川幾許而當有生生曰某非永新而已也而來吳大鄣嘻吁其知之矣新安者江吳之集而永新者江楚之交其地脉精采射越當乎右辰故其詩旁魄憤發幽繚致屬則大鄣之氣也標貫玄微該驗條傳則又非若吳人之風露自賞者兩者之風較然粲然矣得一爲美好而况其兼

焉而不專者乎客曰生之詩直寄焉已耳生廣涉天下經制之事好與大人先生相傲倪夜半醉臥或竟日抵掌與語星歷氣候山林兵策河渠園府方技稗說曷以玄釋辨如决河中如射覆大人先生卒當之口挂不能窮也其大且竒如此然生故遠千里而與我書曰身爲掌故弟子不宜越俎而議風雅夫風雅正弟子事兼深

詰邁出且退然若斯則其與大人先生譚開濟
厄塞諸大畧豈可易測識者耶孟子言尚論者
誦其詩知其人生非詩而已也因如其人以序
之云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江左王氏世濟其美於明則王氏顯於齊安齊
安在江北然故江東地也稚欽太史崛起武廟

時以節義文章雄長一時子聲繼之子雲其再
從弟也造物之與於人也多所惜厚之花者蘄
其實傳之翼者兩其足稚欽以異材自顯幸乃
讀中秘書詎擯斥以死子聲不爲不蚤達竟終
臨漳令不究其施故王氏之聲怨而多思其節
婉以悲殆與騷近有風人小雅之意焉怨而無
誹悲而無傷子雲之聲何其多怨也語云士不

窮愁不能著書天亦窮子雲以發其聲吾聞其
宗有行父厚之叔芳皆能世其家學宗之窮愁
爲甚王氏何多材哉英英然追江左矣一家之
中挾江漢湘騷而起者後先六七人其取於造
物多矣造物妬之固宜

玉茗堂全集卷之五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題詞

旗亭記題詞

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
竒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仇離某氏能歸其夫
且自歸也最所竒者以豪鷲之兄而一女子能

再用之以濟却金示衣轉變輕微立俠節於閨
閣嫌疑之間完大義於山河亂絕之際其事可
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
淡日成之其詞南北交叅才情竝越千秋之下
某氏一戎馬間婦人時勃勃有生氣亦詞人之
筆機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
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其氏之俠烈不獲登於

正史而匆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
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

玉合記題詞

余往春客宛陵殊闕如邛之遇猶憶水西官柳
蘇蘇可人時送我者姜令沈君典梅生禹金賓
從十數人去今十年矣八月太常齋出宛然梅
生造焉爲問故所遊長者俱銷亡在者亦多流

泊余泫然久之爲問水西官柳生曰所謂縱使
君來不堪折也因出其所爲章臺柳記若干章
示余曰人生若朝暮聚散喧悲常雜其半奈何
忘鼓缶之驩闕遇旬之宴乎予觀其詞視予所
爲霍小玉傳並其沉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且
予曲中乃有譏托爲部長吏抑止不行多半韓
蘄王傳中矣梅生傳事而止足傳於時第予昔

時一曲纔就輒爲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生故
修窈其音若絲遼徹青雲莫不言好觀者萬人
乃至九紫君之酬對悍捷靈昌子之供頓清饒
各極一時之致也梅生工曲獨不獲此二三君
相爲賞度增其華暢耳九紫玉雲先嘗題書問
梅生梅生因問三君者一來遊江東乎予曰自
我來斯風流頓盡玉雲生容華亦長矣嗟夫事

如章臺柳者可勝道哉爲之倚風增歎

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卽
病病卽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
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
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

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
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
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
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
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
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
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二云理之所必無

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邯鄲夢記題詞

士方窮苦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醒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愴然若有遺暫若清泉之活其目而涼風之拂其軀也

又况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人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潛於陝拓地於番讒構而流讒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爲世主所強頗有幹濟

之業觀察郊號鑿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漕
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
庇之爲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
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
謂乎唐人高泌於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
意焉獨歎枕中生於世法影中沈酣隳嚙以至
於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記

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
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
具曰旣云影跡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
之物耶第槩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知夢
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南柯夢記題詞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

國有南柯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贊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爲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酣鬪豈不呖然而笑曰何爲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爲臣妾螺毋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

本物其間何怨復何恩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爲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華處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爲螻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魂氣以爲臣螻蟻之威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徵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榦之

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
一往之情則爲所攝人處六道中頓笑不可失
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何得爲彼示倣此殆不
然凡所書稜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卽疑之不知
其亦爲諸蟲等國也蓋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
客曰所云情攝微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
佛之事予曰謂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
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萬蟻可及第何得度多
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
狹力有強劣而已

紫釵記題詞

往余所遊謝九紫吳拾芝曾粵祥諸君度新詞
與戲未成而是非蜂起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
心畧取所草具詞梓之明無所與于時也記初

名紫簫實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帥惟審云此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也姜耀先云不若遂成之南都多暇更爲刪潤訖名紫釵中有紫玉釵也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黃衣客能作無名豪餘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曲成恨帥郎多病九紫粵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爲諸生卒無能歌樂之者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驪苦

不足當奈何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傍人看煞妙於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

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
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畱難此獨未宜異
也僧孺故拙於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
早斷婚觸殆欲不知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
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
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
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爐卓

而機若行錢王遠矣因取湯許二公文字數百
篇爲指畫以示湯公止中有行行而常止許公
行中有止止而常行皆所爲正清者也不從橫
氣來不從橫襲見得天高而人深故法聖而機
神此予之所遷延流離而不能得者也而以教
吾子此豈不謂之大愚也哉

庚戌

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視
士人文字苟有委棄繩墨縱心橫意力成一致
之言者舉詭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
高者非其誠然予少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
顛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
怪怪竒竒不可時施是則然耳予所友吉州人
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

急可爲世有故予每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
餘州人也九月聽榜南州纍纍然誦其名至泰
和蕭君士瑋則啞然羣嘆曰此名士也予益爲
之喜已乃知爲予邑南海葉侯所錄伯玉來謁
謝而同陳大士夕予燕語冲然流蒞今昔目中
久不見如許客也明日得其文字十數首大致
竒發穎豎離衆獨絕繩墨之外粲然能有所言

非苟爲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觀察葛公且
爲伯玉刻此行之夫二公者士所証嚮聞人也
而已爾則向所云不可時施者又不然矣夫不
苟爲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芳草集題詞

辛丑夏五予坐廢交遊殆絕有客泠然數千里
扣玉茗堂扉而去媒以芳草詩蓋吳下彭興祖

也急起攝衣冠而謝之舉其世則吳先賢彭孔
嘉先生其祖云芳草詩晉江李宗謙爲序首引
王長公布衣遊三人云俞仲蔚好里居而興祖
喜遊謝茂秦俠盧次梗使酒興祖都無此意庶
幾馴雅君子與興祖宴遊月餘恂謹殆甚問所
嘗遊必爲堅護其所不足而按衍其所長於遊
道中號爲長者每出其詩一過於宗謙瀟灑婉

積之目可謂如其人如其人嗟夫 肅廟在御
天下豐樂 上好爲神仙清詞詞臣向用因風
隨流客都官者各厭所懷而去人士日以嬉遊
工文詞聲伎使氣彈射相高亦其時也屬者此
道殆絕文章家鉅人皆已前死而予亦坐廢空
窶蓼落之中見所爲彭先生孫者殆亦莊生所
云蹉然足音也予觀王長公謂彭先生豪於文

詞貌伏爽秀絕不挂人臧否沃之酒醉而益恂
興祖之文情酒德乃自其祖以來莽莽榛柵固
不足爲大雅道矣生且行還吳見馮元敏先生
過廣平見大梁男子劉誠父其亦有同予落穆
之悲乎芳草之詩曰何如薄世務又欲求知音
殊有味乎其言之也偶爲題其卷之首

玉茗堂全集卷之六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記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代作

臬司法度之所出納處也其公私堂舍中側高下晦明長廣皆必有中乎臬而後可以觀可以處是故易之蠱有事而賁有止也事固未有離

因革者因而莫可以革革而莫有以因則亦猶
之乎因革而已惟夫因而必不可以無革革而
幸可以無失其因則一不爲過勞而永可以幾
逸法易以維新而衆可與樂成此其善物也江
西臬司政事堂葢今上甲申歲吾師金存菴先
生所重飭者拔地起如雲緣是衙齋益以仰而
下且故東偏也昨冬予代乏度之久曰夫公宇

莫爲之興偏而莫爲之正得無非臬所
乎先政者安之惟節之虞夫節取不傷財不
費民而已矣幸有以因予敢安而弗圖于是因
其署而中之一椽無易也因其房而翼之益瓦
卷十之一因庠而高之三尺餘前後隙地障爲
三各因而一之又因而屏焉級焉引以升無迫
于堂也方隅之巽隆也因而閣焉銘之以東井

垣以內東西三十六丈南北二十二丈其方隅
廓灣也因而截其三分之一爲水榭焉拓舊署之
一鎮二楹而三耳且非徒如是而已也徒隸無
所廢于官工稍無所料于民因于堂用之餘節
縮而供之裁具而止在節中正以通不敢謂當
位乎是殆所謂蠱而後事賁而卽止者與夫然
後堂與署覲乎其直而相望也益闕以明乎乎

其達而無仰也塏以清翼乎其崇而相將也儼
以盈可以出憲令可以時陰陽可以式燕而周
謀可以退食而靜思然卽吾屬之罔不克臬也
其永有躋于是乎是役也昉丁未臘六日落成
戊申四月八日始終其勞者南昌周令君也予
爲六書書其額及東井銘與楹庭并姓氏詳碑
陰云

顧涇凡小辨軒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逝而反廣而微非心之所爲也道也有然而舉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莫辨于大學之

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遞相復也遞相小也而意復于知則彌小耳乃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學道者因至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

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于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固有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

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于物其知一也聖人于顏氏子問仁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有意乎是以名居稱名以小而取數予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諭于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庶人所得與也何也庸
庶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蓋必存乎
其人雖然以爲名而張之報而收之則亦庸庶
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
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無食尤莫急于有士
才而蒙世難庸庶人視之曰此皆無與吾事也

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
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
以盡天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拯絕寄妻
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
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友河內太守蘄朱子得
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貞破千金之產
豪浪結客產盡去而爲漁大澤中不得魚殊泣

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俠爲悔歲與
之田百斛曰吾非爲子貞八口者也初子得病
且劇自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爲公私費康侯
益爲廣之得四百斛曰先岳伯太守之遺也施
予必稱父兄可謂儒者其最著在急難友人姜
夔一事夔黃岡諸生與王子聲一鳴康侯等爲
十二友子聲嘗爲我語夔於長安以爲才坐遊

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爲
言夔跳身亡去北至代所在十年矣獨其母老
人與婦居丁零訟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常居
間存活之又時時上書理夔後稍有哀夔者得
白夔乃出曰我不可復爲郡縣諸生矣取貲所
遊而遊太學以交于賢豪長者公卿間豁吾意
康侯曰子行而嫂饑奈何吾有田數十畝近齊

昌歲可粟六百斛他豪臬物稱是以給嫂幸無
內顧憂夔曰可矣起別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
爲康侯之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
也康侯何以必知異日耶或又曰康侯爲人故
拓落自喜一時聞人如郭美命瞿睿夫焦弱侯
皆相慕豔爲之記以傳康侯微亦有名之意耶
予觀康侯非泄泄爲名者天下凡有意義之事

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
情也如予於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
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畱意內學者文字
之外別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
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俠而楚多俠儒以所
聞見其於兄弟宗黨友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
而不出於庸庶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

所窺者耶康侯祖江居黃能世其家學必有出
文字之外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者後余
遊宣行水陽林樹修遠屬傳甚飭已又見其人
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令
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試令故江陵

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
不敢當意令且計最寵遴之矣然令終用平徒
得治粟郎已復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
異之蓋去宣十年丞武林而病疽宣人聞之愁
然趨比已宣人聞之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
者亦蹇罟重進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
何以思乎一日宣父老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

令無以予民然善爲條如前役者長常署人田
多者得收其旁戶租常自入豪蕩比前徵後相
補射爲謗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當
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令至乃與囚
約能輒抵所負爲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囚空更
爲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訖稅如程
至無可答故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間行其十

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勾令曰若此所
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當侵奈何乃大治諸庾
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訾良人然令在縣六年
無凶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
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嘆曰然則何以
遷無殊則諸生矐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
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

與我親常衆見我後江陵相橫不肯持父喪問
荆人士在都者當云我何聞獨姜有後言因以
伎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時也惠音者基也其時
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
父老般仙飲洩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
衣蒿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間勞疾詈興立織
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顏色

黎露耳目將廢一時流吏姍笑爲愚然至今號
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
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
百姓何負於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青蓮閣記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
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

峨嶠張洞庭卧潯陽醉青山孤縱睽映止此長
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
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
處器而神清休然穆然五經師其講授六德宗
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詳夢若有持清都廣
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爲汝子覺而生季
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傳之齡騷雅千篇殆欲

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
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
山以東濟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
父也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
俠氣猶厲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焉其神駿遂乃
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祗招殘之檄矣君慨然

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曰使吾一飲楊子
中泠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視在終致吾
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夷猶乎
江臯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頽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崑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滄擘几席欣言久
之夷堂發爨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
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

季宣爲人偉朗橫絕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
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
季宣卽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宣日與天下遊士
通從相與浮柏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
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
者莫不眙聘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
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

江以西清遠遊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

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

代李太守作

汀爲漢南部地水爲丁厥象文明唐開元間發福撫二州輿隙之地爲州而予撫人也於汀接建武而來固習其山川風氣矣郡學故宋紹興間守鄭公移置中爲聖殿其後爲明倫堂至開

慶初守胡公移殿於宮西而堂其東北不稱所以尊嚴先師之意 國朝以來時修時圯以至于今粹未有易其位置而新之者亦其時也今上歲丙午予以比部郎積歲來守是拜三日謁廟起立周矚庭廡多葺湯弗治愾焉久之問其星土則自予省章貢石城而來蜿蜒陸離興爲九龍支于橫岡學在其東雲驤飛來拜相其

中七井休光與斗河通宜其文章蔚縟以洪而人文地氣猶若有待而充者其士之未振與其地之弗飭與退而謀之同案曰文翁在蜀而禮殿興僖公居魯而泮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度費而言之大吏報可訛辰鳩工伐堅以梁陶膏以甃頽舉敝易湯漙以色最後因諸生之請也而復明倫堂於殿之北以迨櫺墉廊阿齋廬

庖福靡敢不虔以飾蓋若干時而告成然後士
之入其門見崇垣修廡翼翼其相引也升其殿
堂見丹青黼黻煌煌其相秩也入其室見俎豆
絃籥詩書翕翕其有以相置也固皆鼓舞焉廻
翔焉若臻皇宋之舊規而相與歡樂之矣乃諸
生復求予言所以學而因爲記予三讓不敏而
乃晉學官諸生于庭曰嗟夫士知所以學乎三

代養士皆有法周衰法壞而宋爲近之仁義道
德上下所以相成其法一出于是故宋之君子
醇正詳雅履規蹈繩平居則相與談詩書談禮
樂以觀先王之風存聖人之澤至於遠流離從
容就之而無激無怠是非上有以宿養下有以
自得而能耶我國家建學立師養士之法繼
三代而軼宋近所爲修功令厲學官者尤至濃

純也雖深谷斗絕被化滋久醇茂日蒸况其前列餘風去宋未遠楊子直親受建安延平之學而龜山豫章之裔在吾宇焉至于李伯紀文信國致命來茲此數君子者于道德仁義曄奕貞固何如也無非汀士父老子弟所習言者耶由數君子所爲學者積焉而趨于大成則國朝所以養士之意具在若夫山之拜相木之文明會其時而多士以興猶未足以塞太守厚望諸生作新學之意也於是學官諸生殷殷焉閭閻焉有概于予言也而麗之學門以爲記

南昌學田記

古有井田學校出于一各有以養其民以登于學誦數而歌舞之潛裕敏給以一其情于仁義禮樂之具而恣之成以仕其鄉閭有塾則鄉老

爲之師民朝于田而暮于學也魯作泮宮鄭不
毀鄉校有司于此獻囚辟之成士於此議鄉大
夫之政其於上下之際亦重矣而未有經理其
田係之以學者蓋所謂養民以及賢食而教之
峻而發之故出于一而無肥瘠之憂也至于先
師禴奠貌服鍾簋籩踐之物歲時謹而修之又
無所事于田也秦不師古阡陌開而庠序塞漢

興不能起而一之馴至有宋慶曆間始詔天下
郡縣皆立學而其後何司乃始嚮學徃徃飾其
器于禮樂而講其財於仁義以是爲政之情耳
蓋我國家後學徧天下分之以餼而合之以
饌其德於士也亦旣飽矣然而文化廣羨弟子
員之來歲有增益如余所覩南昌生儒乃至七
百餘人歲時有課命也而無有以食之其情不

可以久至於貧而以告者固無以應也春秋釋
菜所受胙滋益多乃至假市牲而獻余受事祠
下考文章而憮然于軒楹間有日矣計安所得
田而爲制乎益且今令君寧國黃詹爲政旦亦
稔于茲而始得所爲俸幣之餘若干者爲易城
南田若干石而廩于學宮之東焉歲以石十五
爲牲而其餘以課士士有行而貧無以存者以

一二石與之其出入學請于縣以行而報于學
使者蓋以今爲端而以來茲爲繼士庶乎其不
窮于學也已雖然以爲具而止乎吾將以田語
于學植者聞所爲儲田皆上腴也而近乎官非
遠也然而田之不以其人且稗且廢得無廢矣
而主者視之不謹數猶莫得而知也數具矣而
出之不禰不以食勤士振介潔而糜之乎他猶

非余易田意也予觀諸士中多從余也恢竒秀
好之資比比而是且日近宮廡而遊師帥紳冕
之間此亦由之美而近者矣然不以美學不以
學至于道能無裨且廢乎如此田雖美不知其
美也以美而學且于道不日月比其成多少淺
深之數亦莫能明也比其成矣而要之適于用
不爲吾先師而用猶不以田祀也不爲吾同道

者而用猶不以田課士惡有行者也若然者無
亦非吾養士意耶是故聖王治天下之情以爲
田禮爲之耜而義爲之種然非講學亦無以擗
也于是乎獲而合之仁安之樂至于食之肥而
天下大順嗟夫天下之於一邑也一而已矣侯
將有大于斯者姑爲取于養賢及民者而申之
勸云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臨川學宮自城南而遷故寶應浮圖地也與廣壽寺並衢而南學宮乃寡田以養其學官弟子而廣壽之田至若干頃中頗侈削去十一二前袁侯復之予爲記其事若曰田之設以成道資而覺世也道非世俗忙人所能得度幾禪律之士有一聞其大道外生死者焉蓋其聞而修以

作也已而主其田者瀾漫耗蠹不以給四方禪律法喜之食而四方之以禪律至者亦皆鈍劣朽憊不稱威儀應食之義寺虛有其田而田亦虛有其寺固未閒者之不忙而於弘廣甚深微妙之際終莫能有所明也我劉侯撫其冊而悲之曰敝敝者而何以多曰爲法王以衆生爲田吾聖王亦以人情爲田禪以禪悅食儒以儒悅

食裁彼賦此亦天下之通義也遂取其若干畝
與郡校而入若干畝與縣學宮爲經紀學官博
士諸弟子禮際振絕歲費出入皆有程於是諸
博士先生弟子忻忻焉言言焉稽首而贊曰侯
之惠也而仍以侯之旨屬記于予予因就博士
先生而驗之曰侯蓋惠而已耶其以爲教也吾
有質于此則必以受斯田而食焉者爲閒者乎

忙者乎王子塾問士士何事豈非以士爲閒者
與孟子曰尚志仁義而已殺一無罪非仁而取
非其有非義凡世俗之所爲猝不可得而閒者
要非必於仁義之事也誠能去其非而是之志
則其閒殆甚固然之廣居居之而已成然之大
路由之而已如此而大人之事已備士復何事
之有哉士固天下之閒者也博士先生盱衡而

燕坐諸生儼雅而遊翔上無公方期會之侵下
無井里竭蹶之苦舞蹈太平之世咏歌先王之
風當此之時其亦有不閒者乎吾道廣矣大矣
能無弘願深矣微矣能無妙思慮其慮何以近
聖人之居食其食何以事聖人之事有聞焉而
加修惟也乎仁以耕義以種至于安之樂食之
肥而後侯之教有獲於無窮不然餼餐已具猶

彼之裁而此之賦也吾黨相與爲惠而已耶先
生覺然避席而興曰是侯旨也而亦士之志也
砥予言而籍若田于左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卽位二年勅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
封號天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鄉祀
文皇帝卽位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

欲有所聞妃著神海上天子親記其事歌呼之
祀龍江之上置守者戶羽人而和等復以金銀
諸飾物爲妃報焉 今上九年卿陸公以和所
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畝百歲入銀一
十八兩爲禱祠時有所修治費後五年予率太
常官屬視後堂又見和所畱金銀步搖花樹卮
匱合注之屬艷焉冠上花鳳流蘇玲瓏多斷落

不可檢綴念妃者天之貴人氣物之內惟虛生
神海者地之積虛處也故曰天牝因以爲妃若
以坤爲媪金爲母符者遂曰斗中有玉女焉光
響歛擘因而像之爲作環飾此今時王妃非天
妃也然聞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
所以止爲神也今廟下主者日夜供養靈帳飾
除炳芳執燭所以歌雩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

前時所藏追釵諸飾物又非妃所御竊以人道
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諸黃金諸物而銷
其白金爲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焉以續高橋門
外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
羽人廟者布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
七人人二錢二祭爲主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
待所欲治或益置田廣妃之悲施焉記田所其

後

遂昌縣滅虎祠記

癸巳冬十月虎從東北來甚張忽夢指有二碎
迹登堂有言虎嚙其鄉西牧監子予嘆曰予德
不純氣之不淑耶予刑不清威之不震耶何以
然氣如是下令將以十月望吉告城隍之神文
曰吾與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

不能於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貴不如人
神無縱虎吾將殺之呼吾民任兵者簡其銳以
從搜之葉塢是夜見有一冠幘袍靴白鬚團頤
長者見夢若予與同爲法官治獄者持一文書
示予予曰必殺此二渠以償長者微笑指文書
中一處示予若前所云虎亦天生之句意望予
寬之予正色爭不可長者知不能奪復微笑曰

徐之觀樞密公意何如耳予覺知神有意乎噉
然者然已戒不可止之葉塢午至昏見虎虎奔
一虎倨高嶠薄不可近予曰知之矣旬餘齋居
夜念樞密公兵象也有得虎者與當祠之是夜
不能寐覺外洶洶有聲問之獲巨虎雄也虎首
廣尺餘長幾二尺身七尺驚其雌三日遶而號
其山中伏矢忝死松陽界中東北抵萬山忽夜

震如裂民曉視之得巨虎晉二入股草血洙漬
縣人懼異甚然以公出郡中月餘歸忘立祠也
復報有虎予嘆曰神其罪予老氏曰隹兵不祥
莫如以慈衛之遂就報願佛寺旁大樹下祠爲
滅虎祠祠樞密公非真能滅虎也虎滅無迹則
亦滅之乎爾祠以後獲虎三五向後虎聞遂稀
神之能有茲祠也爲之銘銘曰惟山之巖有貓

有虎神其司之甚力而武神來見夢予爲立祠
以衛吾人依於大慈遂伐三彪薦五文皮孰震
於幽徵其腦髀丁壯出作翁孺倫嬉非我德民
神滅其菑菑由人興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
而和神其安之與民休嘉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蓋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後三日予來遂昌

又三日謁先聖廟甚新從學官諸生講堂堂敞
其後益庠問所藏書無有問縣隅中或有他學
舍爲諸生講誦無有也四月朔始克視事發檄
有學使者陳公所爲書命諸生射諸生皆對不
能云無射堂也按縣治南石梁緣溪而迤有斷
垣負牛山故令鍾嘗爲若堂者令廢而其旁壽
光僊人有宮墉蕪甚衍可以相益諸生言如此

爲之欣然望吉乃授地形於學官於君可成周
君思問黃君繼先且以報學使君且營射堂矣
請以學租三千錢爲端而予爲縣官於祿入固
無所愛凡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賦其材或以
輪作會夏五月大雨水諸山之材畢來工作咸
集六月堂成迫東陂拖而蒼其西山有峯遡澗
而遙門其空夕陽也門之中引泉爲池池之上

除道甚脩凡百數十步而垂堂可以馳步射也
道左右各廣丈餘而雷若繩爲學舍者各十五
屬之門其舍修容二人合之可坐生徒六十人
閭閻如也繚以垣六月芸七月穫作者若休八
月而後克成費百金其右芻武射場也尉率歲
閱兵壯兩肄餘月課捕盜賊射虎尚不中程何
以令士射夫士射亦禮射而可耳六藝射於禮

樂爲近天子之選士祭必射於澤宮卿大夫士
歌采蘩采蘋言士有幽微而可采也予所以爲
池將歌蘋蘩而薦士焉非射而已也男子始生
爲禺弓矢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事勉
所以不愧爲男子者噫豈惟射哉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

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因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趨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畱而田廬者閒

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糲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畧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

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
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
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
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
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
於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
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

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侯
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
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
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
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
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
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

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
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
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
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
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
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
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

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
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
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
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選
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

諸動搖或一逞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
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
機自相轉活而况吾人竒哉清源師演古先神
聖八能千唱之節而爲此道初止爨弄參鷓後
稍爲末泥三姑旦等襍劇傳竒長者折至半百
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
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

無不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
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
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哈
或闖觀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嗇
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嘆跛者欲起
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誼
誼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畱卧可

以興鄙者欲艷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
以浹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
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
已愁憤之疾可以渾庸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
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歿仁人以此奉其尊享
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
不閉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癘

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實爲名教之
至樂也哉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爲人美好
以遊戲而得道流此教於人間訖無祠子弟開
呵時一醪之唱囉哩噠而已予每爲恨諸生誦
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氏弟子各有其祠清源
師號爲得道弟子盈天下不減二氏而無祠者
豈非非樂之徒以其道爲戲相詬病耶此道有

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爲海鹽吳浙音也其體局
靜好以拍爲之節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
誼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
我宜黃譚大司馬綸聞而惡之自喜得治兵於
浙以浙人歸教其鄉子弟能爲海鹽聲大司馬
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聚而訟於
予曰吾屬以此養老長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

祠不可予問倘以大司馬從祀乎曰不敢止以
田竇二將軍配食也予額之而進諸弟子語之
曰汝知所以爲清源祖師之道乎一汝神端而
虛擇良師妙侶博解其詞而通領其意動則觀
天地人鬼世器之變靜則思之絕父母骨肉之
累忘寢與食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長者忘其淡
以修聲爲旦者常自作女想爲男者常欲如其

人其奏之也抗之入青雲抑之如絕絲圓好如
珠環不竭如清泉微妙之極乃至有聞而無聲
目擊而道存使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來賞嘆
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若觀幻人者之欲殺偃師
而奏咸池者之無怠也若然者乃可爲清源祖
師之弟子進於道矣諸生且其勉之無令大司
馬長嘆於夜臺曰柰何我歿而此道絕也廼爲

序之以記

南矣咸池者之無怠也若然者乃可爲清淨
師之弟下進於道矣諸生日其勉之無令夫
乳之與時

夜臺曰奈何我歎而此道絕也

